

二十六

樂城後集卷第二十一

雜文一十三首

汝州龍興寺修吳畫殿記一首

予先君宮師平生好畫家居甚貧而購畫常若不及
予兄子瞻少而知畫不學而得用筆之理轍少聞其
餘雖不隋深造之亦庶幾焉凡今世自隋晉以上畫
之存者無一二矣自唐以來乃時有見者世之志於
畫者不以此爲師則非畫也予昔遊成都唐人遺迹
遍於老佛之居先蜀之老有能評之者曰畫格有四
曰能妙神逸蓋能不及妙妙不及神神不及逸稱神

者二人曰范瓊趙公祐而稱逸者一人孫遇而已范
趙之工方園不以規矩雄傑備麗見者皆知愛之而
孫氏縱橫放肆出於法度之外循法者不逮其精有
縱心不逾矩之妙於眉之福海精舍為行道天王其
記曰集潤州高座寺張僧繇予每觀之輒歎曰古之
畫者必至於此然後為極歟其後東遊至岐下始見
吳道子畫乃驚曰信矣畫必以此為極也蓋道子之
迹比范趙為奇而此孫遇為正其稱畫聖抑以此耶
紹聖元年四月予以罪謫守汝陽間與通守李君純
繹遊龍興寺觀華嚴小殿其東西夾皆道子所畫東

為維摩文殊西為佛成道比岐下所見筆迹尤放然
屋瓦弊漏塗棧缺弛幾侵於風雨蓋事之精不可傳
者存乎其人二十而迹存達者猶有以知之故道
子得之隋晉之餘而范趙得之道子之後使其迹亡
雖有達者尚誰發之時有僧惠真方葺寺大殿乃喻
使先治此予與李君亦少助焉不逾月堅完如新於
毀危之中得記曰治平丙午蘇氏惟政所葺眾異之
曰前後葺此皆蘇氏豈偶然也哉惠真治石請記五
月二十五日

汝州楊文公詩石記一首

祥符六年楊公大年以翰林學士請急還陽翟省親疾繼稱病求解官章聖皇帝以其才高名重排羣議貸不加罪逾年以祕書監知汝州公至汝常稱病以事付僚史以文墨自虞得詩百餘篇既還朝汝人刻之於石皇祐中郡守王君爲建忠賢亭於北園之東偏紹聖元年四月予自門下侍郎得罪出守茲土特亭弊已甚詩石散落亡者過半取公汝陽編詩而刻之仍增廣忠賢龕石于左右壁嗚呼公以文學鑒裁獨步咸平祥符間事業比唐燕許無愧所與交皆賢公相一時名士多出其門然方其時則已有流落之

歎既沒十有五年聲名猶籍於士大夫而忠賢廢於隸舍馬厩之後詩石散於高臺華屋之下矣凡假外物以爲榮觀蓋不足恃而公之清風雅量固自不隨世磨滅耶然予獨拳拳未忍其委於荒榛野草而復完之抑非陋歟抑非陋歟

李簡夫少卿詩集引

熙寧初予從張公安道以弦誦教陳之士大夫方是時朝廷以繇役溝洫事責成郡邑陳雖號少事而官吏奔走以不及爲憂予獨以詩書諷議竊祿其間雖幸得脫於簡書而出無所與遊蓋亦無以爲樂也時

大常少卿李君簡夫歸老於家出入於鄉黨者十有五年矣間而往從之其居處被服約而不陋豐而不餘聽其言未嘗及世俗徐誦其所為詩曠然閑放往往脫略繩墨有遺我忘物之思問其所與遊多慶曆名卿而元獻晏公深知之求其平生之志則曰樂天吾師也吾慕其為人而學其詩患莫能及耳予退而質其里人曰君少好學詳於吏道蓋嘗使諸部矣未老而得疾不至於廢而棄其官其家蕭然饘粥之不给而君始之泰然其子君武始棄官以謀養浮沈里閭不避勞辱未幾而家以足聞陳人喜種花比於洛

陽每歲春夏遊者相屬彌月君攜壺命侶無一日不在其間口未嘗問家事晚歲其詩尤高信乎其似樂天也予時方以遊宦為累以謂士雖不遇如樂天入為從官以諫爭顯出為牧守以循良稱歸老泉台憂患不及其身而文詞足以名後世可以老死無憾矣君仕雖不逮樂天而始終類焉夫又將何求蓋予未去陳而君亡其後十有七年元祐辛未予以幸遇與聞國政祿浮於昔人而令名不聞老將至矣而國恩未報未敢言去蓋嘗恐茲心之不從也君之孫宣德郎公輔以君詩集來告願得予文以冠其首予素高

續坡後集 卷二十一
君之行嘉其止足而懼不能蹈也故具道疇昔之意
以授之凡君詩古律若干篇分爲二十卷

王子立秀才文集引一首

昔予旣壯有二壻曰文務光王適務光俊而剛適秀
而和子方從事南都二子後予學爲文皆長於詩騷
然務光之文悲哀摧咽有江文通孟東野感物傷已
之思予每非之曰子有父法昆弟之樂何苦於此務
光終不能改也旣而喪其親終喪五年而終予哭之
慟曰悲夫彼其文固有以兆之乎始予自南都謫居
江南凡六年而歸適未嘗一日不從也旣與予同憂

患至於涵泳圖史馳騫浮圖老子之說亦未嘗不同
之故其聞道益深爲文益高而予觀之亦益久蓋其
於兄弟妻子嚴而有恩和而有禮未嘗有過故予嘗
曰子非獨予親戚亦朋友也元祐四年秋予奉詔使
契丹九月君以女弟將適人將鬻濟南之由以遣之
告予爲一月之行明年春還自契丹及境而君書不
至予固疑之及家問之曰噫嘻君未至濟南病沒於
奉高予哭之失聲君大父諱駸慶曆中樞密使以厚
重氣節稱考諱正路尚書比部郎中樂易好施得名
於士大夫而君以孝友文章居其後謂當久遠而中

道天理有不當然者况予老矣而并失此二人能無悲乎君之没女初未能言而子裔未生君弟適音與君客徐姑識予兄子瞻子瞻皆賢之意王氏之遺懿其卒在適乎適稟君之文得詩若干賦若干雜文若干分爲若干卷以示予予讀之流涕爲此文冠之庶幾俟裔能立以異之

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一首

東坡先生謫居僦耳寘家羅浮之不獨與幼子過負擔渡海葺茅竹而居一日嚼菘芋而華屋玉食之念不存於胷中平生無所嗜好以圖史爲園囿文章爲

鼓吹至此亦皆罷去獨喜爲詩精深華妙不見老人衰憊之氣是時轍亦遷海康書來告曰古之詩人有擬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則如於東坡吾於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吾前後和其詩凡百數十篇至其得意自謂不甚愧淵明今將集而并錄之以遺後之君子子爲我志之然吾於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爲人實有感焉淵明臨終疏告儼等吾少而窮苦每以家貧東西遊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已

必貽俗患黽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淵明此語蓋
實錄也吾今真有此病而不蚤自知半生出仕以犯
世患此所以深服淵明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嗟
夫淵明不肯爲五斗米一束帶見鄉里小人而予瞻
出仕三十餘年爲獄吏所折困終不能俊以陷於大
難乃欲以桑榆之未景自託於淵明其誰肯信之雖
然予瞻之仕其出入進退猶可考也後之君子其必
有以處之矣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
老彭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區區之迹蓋未足以論
士也轍少而無師予瞻旣冠而學成先君命轍師焉

予瞻常稱轍詩有古人之風自以爲不若也然自其
斥居東坡其學日進沛然如川之方至其詩比杜子
美李太白爲有餘遂與淵明比轍雖馳驟從之常出
其後其和淵明轍繼之者亦一二焉紹聖四年二月
十九日海康城南東齋引

六孫名字說一首

予三子伯曰遲仲曰适叔曰遜始各一子耳予年六
十有五而三人各復二子於是予始六孫昔予九子
瞻命其諸孫皆以竹名故名遲之子長曰簡幼曰策
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

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故簡之字曰業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一百四十有四易之始末有策也文王演而重之然後策可見故策之字曰演活之子長曰籀幼曰範書起於篆而究於隸史籀始篆七隸皆成於滋也故籀之字曰滋範法也王良與嬖奚乘不獲一禽曰我爲之範馳驅終日不獲一爲之詭遇一朝而獲十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改範之字曰御遜之子長曰鈞幼曰築始予得罪於朝而放於筠遜從而筠生傳曰禮之於人如松柏之有心也如竹箭之有筠也皆其堅者也故筠之字曰堅孔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爲山者必築前無所見則未成一簣而止苟有見矣則雖覆一簣而進進而不止雖山可成也故築之字曰進予蓋老矣而三子方壯將復有子而予不及見乎則已矣如猶及見焉則又將名之俟其長而示之使知名之之意焉可也

書孫朴學士手寫華嚴經一首

開府孫公歷仕四朝與聞國政者再經涉夷險而不改其度世皆知貴之矣至其中心純白表裏如一平

生無負於物則世之人未必盡知之公之守真定也
聞其覺山僧惠實說法惻然有契於心遂以為善知
識復受詔祈雨此山能出其靈蛇以救枯槁此僧此
蛇豈其用意專精獨有以識公誠心歟公亦嘗為請
於朝得間歲度僧又為實立碑于塔終身眷眷若有
遇於此公子元忠復手書此經藏之山中以成公遺
意如佛所說因緣不為妄語則予兄子瞻所記可信
不疑矣元祐八年十二月八日

書楞嚴經後一首

予自十年來於佛法中漸有所悟經歷憂患皆世所

希有而真心不亂每得安樂崇寧癸未自許遷蔡杜
門幽坐取楞嚴經翻覆熟讀乃知諸併涅槃正路從
六根入每跌坐燕安覺外塵引起六根根若隨去即
隨生死道中根若不隨返流全一中七流入即是涅
槃真際觀照既又如淨琉璃內含寶月稽首十方
三世一切佛菩薩羅漢僧慈悲哀愍惠我無生去忍
無漏勝果誓願心心護持勿令退失二月二十五日
志

書金剛經後二首

予讀楞嚴知六根源出于一外緣六塵流而為六隨

物漏逝不能自返如來憐愍眾生爲設方便使知出門卽是歸路故於此經指涅槃門初無隱蔽若衆生能洗心行法使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晝夜中七流入與如來法流水接則自其肉身便可成佛如來猶恐衆生於六根中未知所從乃使二十五弟子各說所證而觀世音以聞思修爲圓通第一其言曰初於聞中入流無所所入旣寂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如是漸增聞所聞盡七聞不住覺所覺空七覺極圓空所空滅生滅旣滅寂滅見前若能如是圓拔一根則諸根皆脫於一彈指頃遍歷三空

卽與諸佛無異矣旣又讀金剛經說四果人須陀洹名爲入流而無所入不入色聲香味觸法故名須陀洹乃廢經而歎曰須陀洹所證則觀世音所謂初於聞中入流無所者耶入流非有法也唯不入六塵安然常住斯入流矣至於斯陀含名一往來而實無往來阿那含名爲不來而實無來蓋往則入塵來則返本斯陀含雖能來矣而未能無往阿那含非徒不往而亦無來至阿羅漢則往來意盡無法可得然則所謂四果者其實一法也但歷三空有淺深之異耳子觀二經之言本若符契而世或不喻故明之言經言

續坡後集 卷二
如來有五眼近矚牆宇遠覽山河肉眼也隨其福德
見有遠近天眼也知物皆妄坐而轉物惠眼也入萬
法遍法界法眼也以惠眼轉物以法眼遍物佛眼也
謂如來有惠眼法眼佛眼可也何肉眼天眼之有曰
如來為衆生故入諸趣在人則同其肉眼在天則同
其天眼如聲聞人住無為法而畏生死則亦有惠眼
而已耳

書白樂天集後二首

元符二年夏六月子自海康再謫龍川昌大暑水陸
行數千里至羅浮水益小舟益庠惕然有瘴暘之慮

乃留家於山下獨與幼子遠葛衫布被乘葉舟秋八
月而至既至廬於城東聖壽僧舍閉門索然無以紹
日欲借書於居人而民家無畜書者徇西鄰黃氏世
為儒粗有簡冊乃得樂天文集閱之樂天少年知讀
佛書習禪定既涉世履憂患胷中了然照諸紉之空
也故其還朝為從官小不合即捨去分司東洛優游
終老蓋唐世士大夫達者如樂天寡矣予方流轉風
浪未知所止息觀其遺文中甚愧之然樂天處世不
幸在牛李黨中觀其平生端而不倚非有附麗者也
蓋勢有所至而不能已耳會昌之初李文饒用事樂

天過已七十遂求致仕不一二年而沒嗟夫文饒尚不能置一樂天於分司中耶然樂天每閑冷衰病發於咏嘆輒以公卿投荒僂死不獲其終者自解予亦鄙之至其聞文饒謫朱崖三絕句刻覈尤甚樂天雖陋蓋不至此也且樂天死於會昌之初而文饒之竄在會昌末年此決非樂天之詩豈樂天之徒淺陋不學者陋益之耶樂天之賢當為辨之圓覺經云動念息念皆歸迷悶世間諸修行人不墮動念中卽墮息念中矣欲兩不墮必先辨真妄使真不滅則妄不起妄不起而六根之源湛如止水則未嘗息念而念自

靜矣如此乃為真定真定既立則真惠自生定惠圓滿而衆善自至此諸佛心要也金剛經云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既不住塵亦不住靜六塵日夜遊於六根而兩不相染此樂天所謂六根之源湛如止水也六祖嘗告大弟子假使坐而不動除得妄起心此法同無情卽能障道道須流通何以却住心心不住即流通住即被縛故五祖告牛頭亦云妄念既不起真心任遍知皆所謂應無所住而生其心者也佛祖舊說符合如此而樂天入漸偈亦似見此事故書其後

寄子瞻兄

書鮮于子駿父母贈告後一首

中山鮮于子駿世居閩中昔伯父文甫郎中通守是邦子駿方弱冠以進上見伯父稱之曰君異日學爲名儒仕爲循吏遂以鄉舉送之其後子駿宦學日以有聲予侍親京師始從之遊也而予在應天幕府子駿以部使者攝府事朝夕相從也元祐初予爲中書舍人子駿爲諫議大夫出入東西省無日不見是時司馬君實呂晦叔范堯夫皆在朝廷與子駿有平生之舊方將大用之而子駿已病矣是歲明堂赦書贈其先人金紫光祿大夫安德郡太夫人予適當制實

爲之詞未幾子駿以疾不起歸葬陽翟後十年士大夫遭南遷之禍凡亡年予自龍川歸潁川子駿之子綽來見涕泗言曰伯兄頡季弟焯不幸亡矣惟羣綽在公與先君有文字之好願錄舊詞將刻之石以慰諸孤思慕不已之意予亦流落南荒不日意全得全于此撫念存沒流涕而從其請建中靖國元年三月十七日記

樂城後集卷第二十二

亡兄子瞻端明墓誌銘一首

予兄子瞻謫居海南四年春正月今天子即位推恩
 海內澤及鳥獸夏六月公被命渡海北歸明年舟至
 淮浙秋七月被病卒於毗陵吳越之民相與哭於市
 其君子相弔於家訃聞四方無賢愚皆咨嗟出涕太
 學之士數百人相率飯僧惠林佛舍嗚呼斯文豈矣
 後生安所徇仰公始病以書屬轍曰即死葬我嵩山
 子為我銘轍執書哭曰小子忍銘吾兄公諱軾姓蘇
 字子瞻一字和仲世家眉山曾大父諱杲贈太子太

保妣宋氏追封昌國太夫人大父諱序贈太子太傅
妣史氏追封嘉國太夫人考諱洵贈太子太師妣程
氏追封成國太夫人公生十年而先君宦學四方太
夫人親授以書聞古今成敗輒能語其要太夫人嘗
讀東漢史至范滂傳慨然太息公侍側曰軾若爲滂
夫人亦許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爲滂吾顧不能爲
滂毋耶公亦奮厲有當世志太夫人喜曰吾有子矣
比冠學通經史屬文日數千言嘉祐二年歐陽文忠
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詭異思有以救之梅聖
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刑賞以示文忠文忠驚喜以爲

異人欲以冠多士疑曾子固所爲子固文忠門下士
也乃寘公第二徼以春秋對義居第一殿試中乙科
以書謝諸公文忠見之以書語聖俞曰老夫當避此
人放出一頭地上聞者始譁不厭又乃信伏了太夫
人憂終喪五年授河南福昌主簿文忠以直言薦之
祕閣試六論舊不起草以故文多不工公始具草文
義粲然時以爲難比參制策復入三等除大理評事
簽書鳳翔府判官長吏意公文人不以吏事責之公
盡心其職老吏畏伏關中自元昊叛命人貧役重岐
下歲以南山木棧自渭入河經底柱之險衙前以破

產者相繼也公徧問老校曰木棧之害本不至此若河渭未漲操棧者以時進止可無重費也思其乘河渭之暴多方害之耳公即修衙規使衙前得自擇水工棧行無虞仍言於府使得係籍自是衙前之害減半治平二年罷還判登聞鼓院英宗在藩聞公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宰相限以近例欲召試祕閣上曰未知其能否故試如蘇軾有不能耶宰相猶不可及試二論皆入三等得直史館丁先君憂服除時熙寧二年也王介甫月事多所建立公與介甫議論素異既還朝翼之官告院四年介甫欲變更科舉上疑

焉使兩制三館議之公議上上悟曰吾固疑此得蘇軾議意釋然矣即日召見問何以助朕公辭避久之乃曰臣竊意陛下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願陛下安靜以待物之來然後應之上竦然聽受曰卿三言朕當詳思之介甫之黨皆不悅命攝開封推官意以多事困之公決斷精敏聲問益遠會上元有旨布浙燈公密疏舊例無有不冝以玩好示人即有旨罷殿前初策進士舉子希合爭言祖宗法制非是公為考官退擬答以進深中其病自是論事愈力介甫愈恨御史知雜事者為誣奏公過失窮治無所得公

未嘗以一言自辨乞外任避之通判杭州是時四方
行青苗免役市易浙西兼行水利鹽法公於其間常
因法以便民民賴以少安高麗入貢使者凌蔑州郡
押伴使臣皆本路筦庫乘勢驕橫至與鈐轄亢愷公
使人謂之曰遠夷慕化而來理必恭順今乃爾暴恣
非汝導之不至是也不悛當奏之押伴者懼爲之小
戢使者發幣於官吏書稱甲子公却之曰高麗於本
朝稱臣而不稟正朔吾安敢受使者亟易書稱熙寧
然後受之時以爲得禮吏民畏愛及罷去猶謂之學
士而不言姓自杭徙知密州時方行手實法使民自

疏財產以定戶等又使人得告其不實司農寺又下
諸路不時施行者以違制論公謂提舉常平官曰違
制之坐若自朝廷誰敢不從今出於司農是擅造律
也若何使者驚曰公姑徐之未幾朝廷亦知手實之
害罷之密人私以爲幸郡嘗有盜竊發而未獲安撫
轉運司憂之遣一二班使臣領伴卒數十人入境捕
之卒凶暴恣行以禁物誣民入其家爭鬪至殺人畏
罪驚散欲爲亂民訴之公投其書不視必不至此
潰卒聞之少安徐使人招出戮之曰密徙徐是時河
決曹村泛于梨山泊溢于南清河城南兩山環繞呂

梁白步扼之匯于城下漲不特洩城將敗富民爭出
避水公曰富民若出民心動搖吾誰與守吾在是水
次不能敗城驅使復入公履屨杖策親入武衛營呼
其卒長謂之曰河將害城事急矣雖禁軍宜爲我盡
力卒長呼曰太守猶不避塗潦吾儕小人效命之秋
也孰挺入火伍中率其徒短衣徒跣持畚鍤以出築
東南長隄首起戲馬臺羣屬於城隄成水至隄下害
不及城民心乃安然兩日夜不止河勢益暴城不沈
者三板公廬於城上過家不入使官吏堵而守卒完
城以聞復請調來歲夫增築故城爲木岸以虞水之

再至朝廷從之訖事詔褒之徐人至今思焉徙知湖
州以表謝上言事者擿其語以爲謗遣官逮赴御史
獄初公旣補外見事有不便於民者不敢言亦不敢
默視也緣詩人之義託事以諷庶幾有補於國言者
從而媒孽之上初薄其過而浸潤不止是以不得已
從其請旣付獄吏必欲寘之死鍛鍊久之不決上終
憐之促且獄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公幅巾芒屨與
田父野老相從溪谷之間築室於東坡自號東坡居
士五年上有意復用而言者沮之上手札徙汝州略
曰蘇軾黜居思咎閱歲滋深人材實難不忍終棄未

至上書自言有飢寒之憂有田在常願得居之書朝
入夕報可士大夫知上之卒喜公也會晏駕不果復
用至常以哲宗即位復朝奉郎知登州至登召爲禮
部郎中公舊善門下侍郎司馬君實及知樞密院章
子厚二人米炭不相入子厚每以謔侮困君實君實
苦之求助於公公見子厚曰司馬君實時望甚重昔
許靖以虛名無實見鄙於蜀先主法正曰靖之浮譽
播流四海若不加禮必以賤貧爲累先主納之乃以
靖爲司徒許靖且不可慢況君實乎子厚以爲然君
實賴以少安旣而朝廷緣先帝意欲用公除起居舍

人公起於憂患不欲驟履要地力辭之見宰相蔡持
正自言持正曰公徊翔久矣朝中無出公右者公固
辭持正曰今日誰當在公前者公曰昔林希同在館
中希且長持正曰希固當先公耶卒不許然希亦由
此繼補記注元祐元年公以七品服入侍延和即改
賜銀緋二年遷中書舍人時君實方議改免役爲差
役差役行於祖宗之世法久多弊編戶克役不習官
吏虐使之多以破產而狹鄉之民或有不得休息者
先帝知其然故爲免役使民以戶高下出錢而無執
役之苦行法者不循上意於顧役實費之外取錢過

多民遂以病若量出為入毋多取於民則足矣君實
 為人忠信有餘而才智不足知免役之害而不知其
 利欲一切以差役代之云差官置局公亦與其選獨
 以實告而君實始不悅矣嘗見之政事堂條陳不可
 君實忿然公曰昔韓魏公刺陝西義勇公為諫官爭
 之甚力魏公不樂公亦不顧軾昔聞公道其詳豈今
 日作相不許軾盡言耶君實笑而止公知言不用乞
 補外不許君實始怒有逐公意矣會其病卒乃已特
 臺諫官多君實之人皆希合以求進惡公以直形已
 爭求公瑕疵既不可得則因緣熙寧謗訕之說以病

公公自是不安於朝矣尋除翰林學士二年復除侍
 讀每進讀至治亂盛衰邪正得失之際未嘗不反覆
 開導覬上有所覺悟上雖其默不言聞公所論說輒
 首肯喜之三年權知禮部貢舉會大雪苦寒上坐庭
 中噤不能言公寬其禁約使得盡其技而巡鋪內臣
 伺其坐起過為凌辱公以其傷動士心虧損國體奏
 之有旨迭內待省撻而逐之士皆悅服嘗侍上讀祖
 宗寶訓因及時事公歷言今賞罰不明善惡無所勸
 沮又黃河勢方西流而強之使東夏人寇鎮戍殺掠
 幾萬人帥臣掩蔽不以聞朝廷亦不問事每如此恐

漫成衰亂之漸當軸者恨之公知不見容乞外任四年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時諫官言前宰相蔡持正知安州作詩借郝處俊事以譏刺時事大臣議逐之嶺南公密疏言朝廷若薄確之罪則於皇帝孝治爲不足若深罪確則於太皇太后仁政爲小累謂宜皇帝降敕置獄逮治而太皇太后內出手詔赦之則仁孝兩得矣宣仁后心善公言而不能用公出郊未發遣內侍賜龍茶銀合用前執政恩例所以慰勞甚厚及至杭吏習公舊政不勞而治歲過大旱飢疫並作公請於朝免本路上供米三之一故米不翔貴復

得賜度僧牒白易米以救飢者明年方春卽減價糶常平米民遂免大旱之苦公又多作饘粥藥劑遣吏挾醫分坊治病活者甚衆公曰杭水陸之會凶疫病死比他處常多乃哀羨緡得二千復發私橐得黃金五十兩以作病坊稍畜錢糧以待之至于今不廢是秋復大雨太湖泛溢害稼公度來歲必飢復請于朝乞免上供米半又多乞度牒以糶常平米并義倉所有皆以備來歲出糶朝廷多從之由是吳越之民復免滄散杭本江海之地水泉鹹苦居民稀少唐刺史李泌始引西湖水作六井民足於水故井邑日富及

白居易復役西湖放水入運河自河入田所溉至千頃然湖水多葑自唐及錢氏歲輒開治故湖水足用近歲廢而不理至是湖中葑田積二十五萬餘丈而水無幾矣運河失湖水之利則取給於江湖潮渾濁多淤河行闌閘中三年一淘為市并大患而六井亦幾廢公始浚茅山鹽橋二河以茅山一河專受江湖以鹽橋一河專受湖水復造堰閘以為湖水畜洩之限然後潮入不市且以餘力復完六井民稍復其利矣公間至湖上周視良久曰今欲去葑田葑田如雲將安所寘之湖南北三十里環湖往來終日不達若取

葑田積之湖中為長堤以通南北則葑田去而行者便矣吳人種菱春輒芟除不遺寸草葑田若去募人種菱收其利以備修湖則湖當不復堙塞乃取救荒之餘得錢糧以貫石數者萬復請於朝得百僧度牒以募役者堤成植芙蓉楊柳其上望之如圖畫杭人名之蘇公堤杭僧有淨源者舊居海濱與舶客交通牟利舶至高麗交譽之元豐末其王子義天來朝因往拜焉至是源死其徒竊持其畫像附舶往告義天亦使其徒附舶來祭祭訖乃言國毋使以金塔一祝皇帝太皇太后壽公不納而奏之曰高麗又不入貢

失賜予厚利意欲來朝矣未測朝廷所以待之薄厚故因祭亡僧而行祝壽之禮禮意甚薄蓋可見矣若受而不答則遠夷或以怨怒因而厚賜之正墮其計臣謂朝廷宜勿與知而使州郡以理却之然庸僧猾商敢擅招誘外夷邀求厚利為國生事其漸不可長宜痛加懲創朝廷皆從之未幾高麗貢使果至公按舊例使之所至吳越七州實費二萬四千餘緡而民間之費不在乃今諸郡量事裁損比至民復又易之利而無侵撓之害浙江潮自海門東來勢如雷霆而浮山峙於江中與漁浦諸山大牙相錯洄洑激射歲

敗公私船不可勝計公議自浙江上流地名石門並山而東鑿為運河引浙江及谿谷諸公水二十餘里以達于江又並山為岸不能十里以達于龍山之大慈浦自浦北析抵小嶺鑿嶺六十五丈以達于嶺東古河浚古河數里以達于龍山運河以達浮山之險人皆以為便奏聞有惡公成功者會公罷歸使代者盡力排之功以不成公復言三吳之水潴為太湖太湖之水溢為松江以入海海日兩潮潮濁而江清潮水嘗欲淤塞江路而江水清駛隨輒滌去海口嘗通則吳中少水患昔蘇州以東公私船皆以篙行無陸

挽者自慶曆以來松江大築挽路建長橋以扼塞江路故今三吳多水欲鑿挽路為千橋以迅江勢亦不果用人皆恨之公二十年間再莅此州有德於其人家有畫像飲食必祝又作主祠以報六年召入為翰林承旨復侍邇英當軸者不樂風御史攻公公之自汝移常也授命於宋會神考晏駕哭於宋而南至揚州常人為公買出書至公喜作詩有聞好語之句言者妄謂公聞語而喜乞加深譴然詩刻石有時日朝廷知言者之妄皆逐之公懼請外補乃以龍圖閣學士守潁先是開封諸縣多水患吏不究本末決其陂

澤注之患氏河河不能勝則陳亦多水至是又將鑿鄧艾溝與楨河並且鑿黃堆注之於淮議者多欲從之公適至遣吏以水平準之淮之漲水高於新溝幾一丈若鑿黃堆淮水顧流浸州境決不可為朝廷從之郡有宿賊尹遇等數人羣黨驚劫殺變主及捕盜吏兵者非一朝廷以名捕不獲被殺者噤不敢言公召汝陰尉李直方謂之曰君能禽此當力言於朝乞行優賞不獲亦以不職奏免君矣直方退緝知羣盜所在分命弓手往捕其黨而射往捕遇直方有母年九十母子泣別而行手戟刺而獲之然小不應格推

賞不及公爲言於朝請以年勞改朝散郎階爲直方
賞朝廷不從其後吏部以公當遷以符會公考公自
謂已許直方卒不報七年徙楊州發運司舊主東南
漕法聽操舟者私載物貨征商不得留難故操舟者
富厚以官舟爲家補其弊漏而周船夫之乏困故其
所載率無虞而速達近歲不忍征商之小失一切不
許故舟弊人困多盜所載以濟飢寒公私病公奏乞
復故朝廷從之未閱歲以兵部尚書召還並侍讀是
歲親祀南郊爲鹵簿使導駕入太廟有貴戚以其車
從爭道不避伏衛公於車中劾奏之明日中使傳命

申敕有司嚴整伏衛尋遷禮部復燕端明殿翰林侍
讀二學士高麗遣使請書於朝朝廷以故事盡許之
公曰漢東平王請諸子及太史公書猶不肯與今高
麗所請有甚於凡其可予之乎不聽公臨事必以正
不能俯仰隨俗乞守郡自効八年以二學士知定州
定久不治軍政尤弛武衛卒驕墮不教軍校蠶食其
廩賜苦不敢呵問公取其貪汙甚者配隸逐惡然後
繕修營房禁止飲博軍中衣食稍足乃部勒以戰法
衆皆畏伏然諸校多不自安者有卒史復以贓訴其
長公曰此事吾自治則可汝若得告軍中亂矣亦決

配之衆乃定會春大閱軍禮久廢將吏戎服奔走執事副總管王光祖自謂老將耻之稱疾不出公召書史作奏將上光祖震恐而出訖事無敢慢者定人言自韓魏公去不見此禮至今矣比戎父和邊兵不試臨事有不可用之憂惟沿邊弓箭社兵與寇為鄰以戰射自衛猶號精銳故相龐公守邊因其故俗立隊伍將校出入賞罰緩急可使歲久法弛復為保甲所撓漸不為用公奏為免保甲及兩稅折變科配長吏以時訓勞不報議者惜之時方例廢舊人公坐為中書舍人日草責降官制直書其罪誣以謗訕紹聖元年

年遂以本官知英州尋復降一官未至復以寧遠軍節度副使安置惠州公以待從齒嶺南編戶獨以少子過自隨瘴癘所侵蠻蜒所侮胷中泊然無所帶芥人無愚皆得其歡心疾苦者畀之藥殞斃者納之窆又率衆為二橋以濟病涉者患人愛敬之居三年大臣以流竄者為未足也四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非人所居食飲不具藥石無有初僦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甃以助之為屋三間人不堪其憂公食芋飲水者書以為樂時從其父老遊亦無間也元符三年大赦北還

初徙廉再從求已乃復朝奉郎提舉成都玉局觀居
從其便公自元祐以來未嘗以歲課乞遷故官止於
此勲上輕車都尉封武功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將
居許病暑暴下中止於常建中靖國元年六月請老
以本官致仕遂以不起未終旬日獨以諸子侍側曰
吾生無惡死必不墜慎無哭泣以怛化問以後事不
答湛然而逝實七月丁亥也公娶王氏追封通義郡
君繼室以其女第封同安郡君亦先公而卒子三人
長曰邁雄州防禦推官知河間縣事次曰迨次曰過
皆承務郎孫男六人篋符篋籥篋籌明年閏六月癸

酉葬於汝州郟城縣釣臺鄉上瑞里公之於文得之

於

天少與轍皆師先君初好賈誼陸贄書論古今治亂
不爲空言旣而讀莊子喟然歎息曰吾昔有見於中
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乃出也中庸論其言
微妙皆古人所未嘗謂轍曰吾視今世學者獨可
可與我上下耳旣而謫居於黃杜門深居馳騁翰墨
其文一變如川之方至而轍瞠然不能及矣後讀釋
氏書深悟實相叅之孔老博辯無礙浩然不見其涯
也先君晚歲讀易玩其爻象得其剛柔遠近喜怒逆
順之情以觀其詞皆迎刃而解作易傳未完疾革命

公述其志公泣受命卒以成書然後卜載之微言煥
然可知也復作論語說時發孔氏之祕最後居海南
作書傳推明上古之絕學多先儒所未達既成三書
撫之嘆曰今世要未能信後有君子當知我矣至其
遇事所為詩騷銘記書檄論議率皆過人有東坡集
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十五卷內制十卷外制二
卷公詩本似李杜晚喜陶淵明追和之者幾遍凡四
卷幼而好書老而不勸自言不及晉人至唐褚薛顏
柳髣髴近之平生篤於孝友輕財好施伯父太白早
亡子孫未立杜氏姑卒未葬先君沒有遺言公既除

喪卽以禮葬姑及官可蔭補復以奏伯父之曾孫彭
其於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
見義勇於敢為而不顧其害用此數困於世然終不
以爲恨孔子謂伯夷叔齊古之賢人曰求仁而得仁
又何怨公實有焉銘曰
蘇自樂城西宅于眉世有潛德而人莫知猗歟先君
名施四方公幼師焉其學以光出而從君道直言忠
行險如夷不謀其躬英祖擢之神考試之亦旣知矣
而水克施晚侍哲皇進以詩書誰實聞之一斥而疏
公心如玉焚而不灰不變生死孰爲去來古有微言

衆說所蒙手發其樞恃此以終心之所溷遇物則見
聲融金石光溢雲漢耳目同是舉世畢知欲造其淵
或眩以疑絀學不繼如已斷弦百世之後豈其無賢
我初從公賴以有知撫我則凡誨我則師皆遷于南
而不同歸天實爲之莫知我哀

欒城後集卷第二十二

欒城集後卷二十三

歐陽文忠公神道碑一首

答公下叙
弼書附

熙寧五年秋七月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歐陽文
忠公薨于汝陰八年秋九月諸子奉公之喪葬于新
鄭旌賢鄉自葬至崇寧五年凡三十有二年矣公子
棐以墓隧之碑來請轍方以罪廢于家且病不能執
筆辭不獲命乃曰病苟不死當如君志旣而已謹案
歐陽氏自唐率更令之四世孫琮爲告州刺史後世
因家于吉魯祖諱郴南唐武昌令贈太師中書令妣
劉氏追封楚國太夫人祖諱偃南唐南京衙院判官

贈太師中書令燕尚書令妣李氏追封吳國太夫人
考諱觀秦州軍事推官贈太師中書令燕尚書令封
鄭國公妣鄭氏追封韓國大夫人公諱脩字永叔生
四歲而孤韓國守節自誓親教公讀書家貧至以荻
畫地學書公敏悟過人所覽輒能誦比成人將舉進
士為一時偶儷之文已絕出倫輩翰林學士胥公時
在漢陽見而奇之曰子必有名於世館之門下公從
之京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一人遂中甲利
補西京推官始從君師魯遊為古又議論當世事迭
相師友與梅聖俞遊為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冠

天下留守王文康公知其賢還朝薦之景祐初召試
遷鎮南軍節度掌書記館閣校勘特范文正公知開
封府每進見輒論時政得失宰相惡之斥守饒州公
見諫官高若訥若訥詆諫范公以為當黜公為書責
之坐貶峽州夷陵令明年移乾德令明年移乾德令
復為武成軍節度判官康定初范公起為陝西經略
招討安退不同其進可也辭不就召還復校勘遷太
子中允與脩崇文總目慶曆初遷集賢校理同知太
常禮院求補外通判滑州時西師未解契丹初復舊
約京東西盜賊蜂起國用不給仁宗知朝臣不任事

始登進范公及杜正獻公富文忠公韓忠獻公分列
二府增諫員取敢言士公首被選以太常少知諫院
賜五品服未幾修起居注公每勸上延見諸公訪以
政事上再出手詔使諸公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
對賜坐給紙筆使具疏予前諸公惶恐退而上時所
宜先者十數事於是有詔勸農桑興學校革磨勘任
予等弊中外悚然而小人不便相與騰口謗之公知
其必爲害常爲上分別邪正勸力行諸公之言初范
公之貶饒州公之貶饒州公與尹師魯余安道皆以
直范公見逐目之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久而益熾

公乃爲朋黨論以進言君子以同道爲朋小人以同
利爲朋人君但當退小人之僞朋用君子之真朋其
言懇惻詳盡其後諸公卒以黨議不得久留於朝公
性疾惡論事無所回避小人視之如仇讎而公愈奮
厲不顧上獨深知其忠改右正言知制誥賜三品服
仍知諫院故事知制誥必試上知公之文有旨不試
與近世楊文公陳文惠公比逮公二人而已嘗因奏
事論及人物上目公曰如歐陽脩何處得來蓋欲大
用而未果也四年大臣有言河東芻糧不足請廢麟
州徙治合河津或請廢其寨命公往視利害公曰麟

州天嶮不可廢也麟州廢則五寨不可守五寨不守則府州遂為孤壘今五寨存故虜在二三百里外若五寨廢則夾河皆虜巢穴河內州縣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駐並河清塞堡緩急不失應副而平時可省轉輸由是麟州得不廢又言忻代州岢嵐火山軍並邊民田廢不得耕號為禁地各雖不耕而虜常盜耕之若募民計口出丁為兵量入租粟以耕歲可得數百萬斛不然它日且盡虜有議下太原帥臣以為不便持之久之乃從凡河東賦歛過重民所不堪奏罷者十數事自河東還會保州兵亂又以公為龍圖閣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陞辭上面諭無為久留計有

所欲言七之公曰諫官得風聞言事外官越職而言罪也上曰第以聞勿以中外為意河北諸軍怙亂驕恣小不如意輒脅持州郡公奏乞優假將帥以鎮厭士心軍中乃定初保州亂兵皆招以不死既而悉誅之脅從二千人亦分隸諸州富公為宣撫使恐後生變與公相遇於內黃夜半屏人謀欲諸州同日誅之公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况脅從乎既非朝命州郡有一不從為變不綱富公悟乃止公奏置御河催綱司以督糧餉邊州賴之又置磁相州都作院以繕一路

戎器河北方小治而二府諸公相繼以黨議罷去公慨然上書論之用事者益怒會公之外甥女張嫁公族人晟以失行繫獄言事者乘此欲并中公遂起詔獄窮治張貲產上使中官監劾之卒辨其誣猶降官知滁州事居二年徙揚州文徙潁州遷禮部郎中復龍圖閣直學士晉守南京遷吏部郎中丁韓國太夫人憂至和初服除入見鬚髮盡白上怪之問勞惻然恩意甚厚命判吏部流內銓小人畏公且大用僞爲公奏乞澄汰宦官宦官聞之果怒會選人胡宗堯當改官坐嘗以官舟假人經赦去官法當循資公引對

取旨上特令改官宦官有密奏者曰宗堯翰林學士宿之子有司右之私也遂出公知同州言者多謂公無罪上悟晉刊脩唐書俄入翰林爲學士自滁州之貶至是十年矣上臨御既久遍閱天下士羣臣未有以大稱上意上思富公韓公之賢復召寘二府時慶曆舊人惟二公與公三人皆在朝廷士大夫知上有致治之意翕然相慶公以學士判三班院二年奉使契丹契丹使其貴臣宗愿宗熙蕭知足蕭孝友四人押燕曰此非常例以卿名重故爾嘉祐初判太常寺二年權知貢舉是時進士爲文以詭異相高文體大

壤公患之所取率以詞義近古爲貴凡以嶮怪知名者黜去殆盡勝出怨謗紛然久之乃服然文章自是變而復古三年加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事所代包孝蕭公以威嚴御下名震都邑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之譽有以包公之政勵公者曰公凡人材性不一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強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仕吾所長耳聞者稱善四年求罷遷給事中充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俄兼翰林侍讀學士公在翰林凡八年知無不言所言多聽河決商胡賈魏公留守北京欲開橫隴故道回河使東仲曰者欲道商胡入

六塔河詔兩省臺諫集議公故奉使河北知河決根本以爲河水屯濁理無不淤上從下起下流旣淤上流必決水性避高決必趨下以近事驗之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必決於上流耳橫隴功大雖成雖成必有復決之患六塔狹小不能容受大河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治隄防疏其下流浚之入海則河無決溢散漫之憂數十年之利也陳恭公常國主橫隴之議恭公罷去而宰相復以仲昌之言爲然行之而敗河北被害者凡數千里狄武襄公爲樞密使奮自軍伍

多戰功軍中服其威名上不豫諸軍訛言籍籍公言
 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惟於國不便鮮不以為身
 害請出之外藩以保其終始遂罷知陳州公嘗因水
 災上言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宮未建此久闕之
 典也漢文帝即位群臣請立太子羣臣不自疑而敢
 請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
 子事然漢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明
 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以窺覲陷于大禍後唐遂亂
 陛下何疑而又不定乎公言事不擇劇易類如此五
 年以本官為樞密副使明年為叅知政事公在兵府

與曾魯公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里遠近
 更為圖籍凡邊防久闕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
 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
 事不復求之有司時富公久以此憂去位公與韓公
 同心輔政每議事心所未可必力爭韓公亦開懷不
 疑故嘉祐之政世多以為得時東宮循未定臣僚問
 有言者然皆不克行取後諫官司馬光知江州呂誨
 言之中書將因二跡以請幸上有可意相與力贊之
 一日奏事垂拱讀二疏未及有言上曰朕有意久矣
 顧未得其人耳宗室中誰可者韓公對曰宗室不接

外人臣等無由知之抑此事非臣下所敢議當出自
聖斷上乃稱英宗舊名曰宮中嘗養此人今三十許
歲矣惟此人可耳是日君臣定議於殿上將退公奏
曰此事至大臣等未敢即行陛下今夕更思之來日
取旨明日請之崇政上曰決無疑矣諸公皆曰事當
漸容臣等議所除官時英宗方居濮王晏遂議起復
除泰州防禦使判宗正寺來日復對上大喜諸公奏
曰此事既行不可中止乞陛下斷之於心內批付臣
等行之可也上曰此豈可使婦人知之中書行之足
矣時六年十月也及命下英宗力辭上聽候假除七

年二月英宗既免喪稱疾不出至七月韓公議曰宗
正之命既出外人皆知必爲皇子矣今不若遂正其
名使知愈退而愈進示朝廷不可回之意衆稱善乃
以其累表上之上曰今當如何韓公未對公進曰宗
室尊不領職事今有此命天下皆知陛下意矣然誥
勅付閣門得以不受今若以爲皇子詔書一出而事
定矣上以爲然遂下詔及宮車晏駕皇子嗣位海內
泰然有磐石之固然後天下皆詠歌仁宗之聖以及
諸公之貧而向之黨議消釋無餘至於小人亦磨滅
不見矣英宗卽位之初以疾未親政慈聖光獻太后

臨朝公與諸公往來二宮彌縫其間卒復明辟樞密使嘗闕人公當次補韓公會公議將進擬不以告公公覺其意謂二公曰今天子諒陰母后垂簾而二三大臣自相位置何以示天下二公大服而止其後張康節公去位英宗復將用公也又力辭不拜公再辭重位諸公不喻其意而服其難八年遷戶部侍郎治平初特遷吏部神宗即位遷尚書左丞公性剛直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在二府士大夫有所于請輒而喻可否雖臺諫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此得怨而公不卹也朝廷議加濮王典禮詔下禮官與從官

定議衆欲改封大國稱伯父議未下臺官意公主此議遂專以詆公言者既以不勝補外而來者持公愈急御史蔣之奇并以飛語汙公公杜門求辨其事神宗察其誣連詔詰問詞窮逐去公亦堅求退上知不可奪除觀文殿學士知亳州事熙寧初遷兵部尚書知青州事充京東東路安撫使時諸縣散青苗錢公乞令民止納本錢以示不為利罷提舉管句官聽民以願請不報三年除檢校太保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河東路經略安撫使公辭求知蔡州從之公在毫已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復請四年以觀文殿

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公年未及謝事天下益以高公
公昔守穎上樂其風土因卜居焉及歸而居室未完
處之怡然不以爲意公之在滁也自號醉翁作亭瑯
邪山以醉翁名之晚年又自號六一居士曰吾集古
錄一千卷藏書一萬卷有琴一張有棊一局而常置
酒一壺吾老於其間是爲六一自爲傳刻石亦名其
文曰居士集居穎一年而薨享年六十有六贈太子
太師謚文忠天下學士聞之皆出涕相弔後以諸子
贈太師追封兗國公七之於文天材有餘豐約中度
雍容 仰不大聲色而義理自勝短章大論施無不

可有欲效之不詭則俗不淫則陋終不可及是以獨
步當世求之古人亦不可多得公於六經長易詩春
秋其所發明多占人所未見嘗奉詔撰唐本紀表志
撰五代史二書本紀法嚴而詞約多取春秋遺意其
表傳志考與遷固相上下凡爲易童子問三卷詩本
義十四卷唐本紀表志七十五卷五代史七十四卷
居七集五十卷外集若干卷歸榮集一卷外制集三
卷內制集八卷奏議集十八卷四六集七卷集古錄
跋尾十卷雜著述十九卷公篤於朋友不以貴賤生
死易意尹師魯石守道孫明復梅聖俞旣沒皆經理

其家或言之朝廷官其子弟尤獎進文士一有所長必極口稱道惟恐人不知也公前後歷七郡守其政察而不苛寬而不弛吏民安之滁楊之人至為立生祠鄭公嘗有遺訓戒慎用死刑韓國以語公公終身行之以謂漢法惟殺人者死今法多雜犯死罪故死罪非殺人者多所平反蓋鄭公意也昔孔子生於衰周而識文武之道其稱曰文王既沒丈不在茲乎雖一時諸侯不能用功業不見於天下而其文卒不可拏孔子既沒諸弟子如子貢子夏皆以文名於世數傳之後子思孟子孫卿並為諸侯師秦人雖以塗炭遇

之不能廢也及漢祖以干戈定亂紛紜未已而叔孫通陸賈之徒以詩書禮樂彌縫其闕矣其後賈誼董仲舒相繼而起則西漢之文後世莫能髣髴蓋孔氏之道烈其所及者如此自漢以來更魏晉歷南北文弊極矣雖唐正觀開元之盛而文氣衰弱燕許之流倔強其間卒不能振惟韓退之一變復古闕其頽波東注之海遂復西漢之舊自退之以來五代相承天下不知所以為文祖宗之治禮文法度追迹漢唐而文章之士揚劉而已及公之文行於天下乃復無愧於古於乎自孔子至今千數百年文章廢而復興

惟得二人焉夫豈偶然也哉公初娶胥氏即翰林學
 士偃之女再娶楊氏集賢院學士大雅之女後娶薛
 氏資政殿學士簡肅公奎之女追封岐國太夫人八男
 八人發故承議郎奔故光祿寺丞棊朝奉大夫辯故
 承議郎餘早亡孫男六人孫故臨邑縣尉憲通仕郎
 恕奉議郎愬故宣義郎愿懋皆將仕郎孫女七人皆
 適士族公之在翰林也先君文安先生以布衣隱居
 鄉閭聞天子復用正人喜以書遺公公一見其文曰
 此孫卿子之書也及公考試禮部亡兄子瞻以進士
 試稠人中公與梅聖俞得其程文以為異是歲徹亦

中下第公亦以謂不忝其家先君不幸捐館舍亡兄
 與轍皆流落不偶元祐初會於京師公家以公碑諉
 于瞻子許焉既又至於大故轍之不敏以父兄故不
 敢復辭銘曰於穆仁宗有臣文忠自嶮而夷保其初
 終惟古君臣終之實難匪不用賢有孽其間公奮自
 南聲被四方名文且忠熾其光上實開之實下梃之
 三起三續成逮歲嘉祐君臣一德左右天造民用欽
 誰實使之實而復全惟天子克明克明忠乃卒奇
 食舜禹相授不改舊臣白髮蒼顏翼然在廷功成而
 歸緝公本心彼亦何知言恐不深潁水之濱甲第朱
 門新鄭之墟茂木高墳野人指之文忠之遺忠臣不

危仁祖之思

答歐陽叔弼學士書一首

轍啓令子承務見訪蒙示手書以先公神道碑未立
畏以見屬轍與亡兄子瞻俱出先公門下亡兄平昔
已許譔述不幸奄至大故此志不申則轍今日不當
復以鄙陋不足以發明先公事業為辭矣但有一事
自患難以來八九年間驚怯畏避未嘗秉筆為文衆
所共悉又自北歸衰病日侵須髮變白志意消縮非
復曩日之比斯文一時火手筆也雖復勉強為之深
恐失前忘後不能成文重以獲罪柰何若叔弼不以
歲月埃耳不能如教悚息悚息

朝夕見迫許遷延三數年間如其病疾少差辛未至
死則不復辭矣然恐孝愛懇切急於表見當難世以

樂城後集卷第二十四

雜文五首

巢谷傳一首

巢谷字元脩父中世眉山農家也少從士大夫讀書
老爲里校師谷幼傳父學雖朴而博舉進士京師見
舉代藝者心好之谷素多力遂棄其舊學畜弓箭習
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第聞西邊多驍勇騎射擊刺
爲四方社去遊秦鳳涇原閒所至友其秀傑有韓存
寶者尤與之善谷教之兵書二人相與爲金石交熙
寧中存寶爲河州將有功號熙河名將朝廷稍竒之

續坡後集 卷二 四
會瀘州蠻乞弟擾邊諸郡不能制乃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寶得罪將就逮自料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願妻子不免寒餓橐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使遺之者谷許諾即變姓名懷銀步行往授其予人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聞會赦乃出予以鄉閭故幼而識之知其志節緩急可託者也予之在朝谷浮沈里中未嘗一見紹聖初予以罪謫居筠州自筠徙雷自雷徙循予兄子瞻亦自惠州徙昌化士大夫皆諱與予兄弟遊平生親友無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誦言

欲徒步訪吾兄弟聞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春正月自梅州遺予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自意全今至梅矣不旬日必見死無恨矣予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既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年七十有三矣瘦瘠多病非復昔日元脩也將復見予瞻於海南予愍其老且病止之曰君意則善然自此至儋數千里復當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視未即死也公無止我留之不可閱其橐中無數千錢予方乏因亦強資遣之船行至新會有蠻竊其橐裝以逃獲於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予聞哭之

失聲恨其不用吾言歟亦奇其不用吾言而行其志也昔趙襄子厄於晉陽知伯率韓魏決水圍之城不沈者三版縣釜而變易子而食羣臣皆懈惟高恭不失人心之禮及襄子用張孟談計三家之圍解行賞羣臣以恭爲先談曰晉陽之難惟恭無功曷爲先之襄子曰晉陽之難羣臣皆懈惟恭不失人臣之禮吾是以先之谷於朋友之義實無愧高恭者惜其不遇襄子而前遇存寶後遇予兄弟予方雜居南夷與之起居出入蓋將終焉雖知其賢尚何以發之聞谷有子蒙在涇原軍中故爲作傳異日以授之谷始名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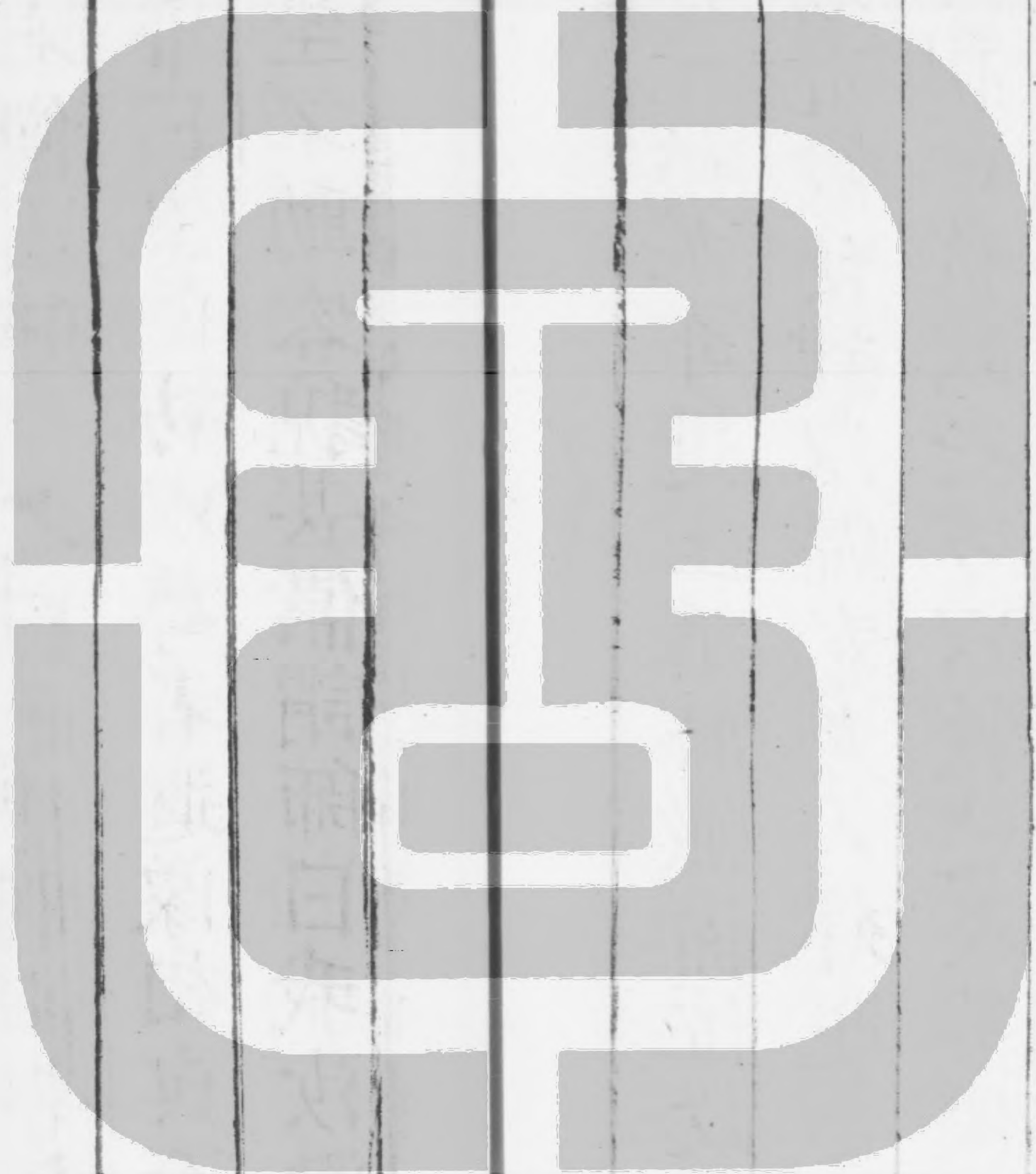
及見之循州改名谷云

亡姊王夫人墓志銘一首

伯父太中大夫生女子四人仲姊適進士王君東美器之獨享上壽年七十有五從其子肆爲梓州桐山尉官滿而歸沒於鄉閭實建中靖國元平十二月庚寅也前一歲轍與兄子瞻皆自嶺南蒙恩北還將歸埽先墓是時兄弟惟仲姊在耳而子瞻舟行至毗陵復以疾不起轍旣哭之則計於鄉曰天倫之愛惟仲姊一人矣東西相望將誰訴者計未達而仲姊又亡蓋哭之慟曰已矣手足盡矣何以立於世惟夫人幼

敏而靜四歲而知絲續十歲而知饋饍父母以爲能
既長奉已法不妄言笑二十而歸王氏蚤莫不懈舅
姑亦賢之舅祕書丞兼沒於耀州貧不能歸夫人勸
其家盡所有以歸葬未幾而姑亡噐之亦即世生事
不給人不堪其憂夫人處之哀而不傷被服飲食雖
窶必脩與親族交雖貧不傲雖富不屈訓導諸子不
失家法遇其有過未嘗見聲色曰使爾自悟則善勉
強從我無益也春秋祠事必親視滌濯執庖爨夜以
達旦以此終其身嘗夢一老人旁有贊拜者既覺猶
拜未已旦求其家繪像則四代祖母也自是并祭四

代肄乃元祐九年進士第時轍備位政府以親祀園
丘恩賜冠帔使肄以歸奉夫人肄迎養銅山夫人常
稱內外祖父從政之方以救之及其疾病肄剔股以
具饘既執喪水漿不入口者累日哀毀殆



龍井辯才法師塔碑一首

生十年而出家口不茹葷血每見講堂坐輒嘆曰吾願登此說法度人年十六落髮受具足戒十八就學

於天竺慈雲師雲門人方盛厭眾欲卻之雲曰疇昔
吾夢甚異此子殆法器也勿卻師日夜勤力學與行
進不數年而齒其高第雲沒復事明智韶師韶嘗講
摩訶止觀至方便五緣曰淨名所謂以一食施一切
供養諸佛及衆賢聖然後可食此一方便也師聞之
悟曰今乃知色聲香味皆具第一義諦因淚下如雨
由此遇物中無疑矣嘗夢與其同門友元素入一寺
曰妙樂有僧出師問之曰此非荆溪尊者製法華文
句記處耶曰然師訪以尊者遺像相與至東閣見一
梵僧趺坐不動容貌甚偉謂師曰我汝過去師也當

爲我作禮師拜已而覺忽若有得年二十五恩賜紫
衣及辯才號蓋代詔爲衆講說者凡十五年知杭州
呂公湊請師住大悲寶閣院師嚴設紀律犯者秋毫
皆斥去其徒畏敬之居十年沈公邁治杭以謂上天
竺本觀音大士道場以聲音懺悔爲佛事非禪那居
也乃請師以教易禪師至吳越人爭以檀施歸之遂
鑿山增室幾至萬礎重棲傑觀冠於浙西學者數倍
其故有禱於大士者亦鮮弗答詔名其院曰靈感觀
音熙寧初龍圖公無擇在杭言者或不悅其政遽
起制獄師以鑄鐘事預逮居其間泰然擬金剛篋撰

圓事理說居十七年有僧文捷者利其富倚權貴人以動轉運使奪而有之遷師於下天竺師恬不爲忤捷猶不厭使者復爲遂師於潛逾年而捷敗事聞朝廷復以上天竺畀師捷之在天竺也吳人不悅施者不至巖石草木爲之索然及師之復士女不督而集山中百物皆若有喜色清獻趙公抃與師爲世外友親見而贊之曰師去天竺山空鬼哭天竺師歸道場光輝然師復留三年終欲捨去謂其徒曰吾祖智者聖人也猶以急於化人害於行已位本五品而證止鐵輪况吾凡夫也哉固謝去老於南山龍井之上以

茅竹自覆吳越聞之爭爲之築室廬具像設甃瓦金碧咄嗟而就三年復爲太守鄧公溫伯請居南屏一年鄧公去乃歸龍井終焉師於講說不擇晝夜常曰鬼神盛德不具多畏人晝說或不得至比夜人常曰幾能聽嘗拏指以供佛右三左二僅能以執其定有欲效之者輒禁之曰如我乃可平生脩西方淨業未嘗以須臾廢行成力具能以其餘見於外者非一也予兄子瞻中子迨生三年不能行請師爲落髮磨頂祝之不數日能行如它兒布衣李生者習禪觀甚辯而無行欲從師出家子瞻憐之爲請於師未言其名

師拒不許若知其爲人堵秀州嘉興令陶豸有子得
魅疾巫醫莫能治師呪之而愈越州諸暨陳氏女子
心疾漫不知人父母以見師警以微言醒然而悟嘗
與僧熙仲會食仲視師眉間有光如螢遽起攬之得
舍利師曰慎毋以告人不知者將以妄疑我自是常
有於其卧起得之者及其將化入室燕坐謝賓客上
言語飲食召其常所往來僧道潛告之曰吾西方業
成好是七日無魔橫右脅吉祥而逝吾願足矣至五
日出偈告衆七日奄無而寂皆如其言師度弟子若
千人四方學者不可以數計頗能以其道教化吳越

至十月庚午塔成頌曰

如來昔在世心禪語爲教譬如四海惟是一濕性於
其濕性中變化千萬億風來爲濤瀾風去爲湛然魚
龍所游戲神鬼所出沒船筏借其力網罟取其利其
上爲洲渚諸國所生育其下爲淵谷百怪所藏伏東
西出日月上下屬江漢觀者不能了聘貽何暇說如
來知迷悶隨變爲解釋因變所說者是則名爲教彼
善聞教人當知是幻爾旣已知是幻則當識真實我
觀世教師皆謂教是實由謂教實故則爲禪所訶禪
雖訶教乎終以教致禪禪若不取教是杜所入門教

而不知禪是不識家也辯才真法師於教得禪那口
舌如瀾翻而不失道根心湛如止水得風輒粲然以
是於東南普服禪教師士女常奔走金帛常圍遶師
惟不取故物來不得拒道成數有盡西方瞬息西方
亦非實要有真實處

逍遙聰禪師塔碑一首

予元豐中以罪謫高安既涉世多難知佛法之可以
爲歸也是時洞山有文黃蘗有金聖壽有聰是三老
人皆具正法眼超然無累於物予稍從之遊既久而
有見也居五年予自高安移宰績溪未幾而全委化

文去洞山聰去聖壽凡年予再謫高安而文住歸宗
聰退老黃蘗不復出矣聰聞予來出見曰吾夢與君
遊於山中知君復來去來宿緣也無足怪有與予處
一年弊衣糲食澹然若將終焉高安之人曰有女聰
禪師而不坐道場者耶師曰吾未始不在道場顧以
蘇公一來餘無求也衆曰逍遙唐帝子遺築賓旅不
至而糞糧可以老居之無害師不聽告之曰師豈
以我故廢傳法耶師笑而許之詔聖乙亥十有二月
始杖策入山山又第不理十方不至師方治其缺圯
延衆予亦得般若涅槃寶積華嚴四大部舊經於聖

壽補其殘破而授之明年夏師得疾山深無醫愈而復劇九月戊申而寂春秋五十有五師本綿州鹽泉王氏幼事劔門慈雲海亮師年二十三誦經得度始遊成都從講師捨之南至吳越見淨慈大本禪師久而不悟本曰吾疇昔夢汝異甚汝不勉則死師茫然不知所謂常志用微思大口吞三世諸佛語一日爲僧伽作禮醒然而喻即見本具道所以然本曰汝得之矣吾夢汝吞一世界一鬚刀知汝自今始真出家也卽爲擊鼓告衆師遊江西高安人敬愛之延住真如開善聖壽二道場師性靜默與物無悟所居不問

有無安於戒律不知持犯之別平居未嘗談說叩之輒塵塵不竭予見之二十年口不言人過道遙祖師曰僖唐肅宗少子也出家事忠國師忠記之居逍遙賜田甚廣經五代亂民盜耕之幾盡前長老文因訴於縣十得一二可以居衆矣而衆未集因相山之勝環植松栢將自爲窰堵波光漫或言其不利改葬它所及師之寂卽因之以葬衆皆曰有得之報一月庚午而葬銘曰

逍遙峻深帝之道場百年無人龍天悲傷師遊吳中得夫本翁口吞大千不帶于胷律精不持道備不言

遊戲諸方物知其賢翼然歸之師卻避之草庵布衣
逝與世辭忽來自山衆迎而喜爲予而出予豈堪比
衆曰逍遙法鼓不鳴師雖老矣強爲我行師人居之
草木欣無俯仰幾何寂如蛻蟬吁嗟前入度是塔址
成而不居若有所埃新塔歸然松栢離匪人所圖緣
則在茲

天竺海月法師塔碑一首

餘杭天竺有二大士一日海月一日辯才皆事明智
韶法師以講說作佛事而心悟最上乘不尚講說所
縛吳越多禪衆聞其言者皆曰說教如是是亦禪也

故吳越之人歸之與佛菩薩無異熙寧中予兄子瞻
通守餘杭從二公遊敬之如師支海月之將寂也使
人邀予瞻入山以事不時往師遺言須其至乃闔棺
旣寂四日而予瞻至發棺視之膚理如生必頂溫然
驚嘆出涕後十有六年予瞻守餘杭復從辯才遊及
其滅也予瞻守淮南其徒請爲塔銘子瞻以屬予又
十三年予與子瞻皆自嶺外得歸而予瞻終於毗陵
餘杭參寥師弔子穎川旣而泣曰辯才旣以子瞻故
得銘於公海月獨未有銘公以子瞻其亦勿辭予亦
泣許之公名惠辯字訥翁姓富氏秀之華亭人也幼

不好弄其父奇之以施普照寺年十有九受具足戒
從韶於天竺受天台教習西方觀復事三衢浮石矩
法師皆盡其學韶之將老也命公代之講者八年學
者宗之及其老遂領寺事翰林沈文通治杭以威猛
御物僧徒嚴憚之見者惶駭失據公獨從容如平日
文通異之遂以涖僧職卒至都僧正凡講授二十五
年往來千人得法者甚衆西方觀成與同社人造塔
及閣公容止端靜不畜長物有盜夜入其室脫衣與
之導之出門使從支徑逃去熙寧六年十月有疾十
七日日起盥濯與衆別焚香跏趺而逝年六十臘四

十一公初入天竺及澗有老人冠帶偃僂逾梁迎之
入門而失始代師講嘉章安尊者以金篦擊其口曰
汝勤於誨人當得辯惠嘗苦脾痛久而不愈夢天神
以金盤盛水使師瞑目而洗其腸浣已復內覺而痛
止公沒之歲吳越大旱禱於天竺觀音像不應公以
疾晝寢夢老人白衣烏帽告曰明日日中必雨問其
人曰山神也如期而雨公學行高妙報在西方其以
感通者不可勝言而聞於人者如此今住天竺德賢
師實公之高第以銘授之俾刻之石銘曰
佛本說一乘無二亦無三空洞無一物應物無不住

欲以是教人人或不能信以其不信故故示以方便
 方便皆是幻惟惠為真實有方便惠解無方便縛有
 惠方便解無惠方便縛惟惠惟方便更相為縛解縛
 脫解亦除然後至佛乘智者古智人具惠與方便示
 人西方觀其實則是幻由幻而得佛於以度眾生會
 歸於一乘何者非佛法海月辯才師智者孫曾由教
 而得禪皆僧中第一我不識其面知其心中事作銘
 書塔石二公知其然

樂城後集卷三十四



